

◆ 风土记 黄亚明专栏



黄亚明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安徽省文学院签约作家。研究馆员。文章散见《作品》《诗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西湖》《散文》《长篇小说选刊》等，出版散文集《坐看》《市井水浒》数种，获奖若干。

两排暗红的屋脊之间，仿佛涌荡着一条滚烫热辣、烽烟四起的大河。清晨的河面并无半分宁寂，一层层漂浮：牛肉汤在铁皮桶里“咕嘟”“咕嘟”跳动，铁托盘上站满褐黑的牛排、羊排，异乡人在案板上抻拉面时带有表演性质的甩打，热雾弥漫，吆喝不止。烧烤摊前歪七扭八的长队和婴儿的啼哭，像暧昧难言的水草从清晨6点纠缠至8点。赶着上班的自行车、电动车和行人交错，外乡人、土著、小学生集体混合出一曲流水的交响。暗黑的旅行包，花花绿绿的围巾，三块瓦黄军帽，羽绒帽，带花头的绒线帽，它们一下子像夏天的机帆船一样突突冒出来。嘴里呵出的冬日白气，搅拌着烤肉、花生、板栗以及铁锅溅出的油香。烙饼在等待出炉。糯米饭糍软发亮，被一双母性的通红糙手从甑桶里取出。她是我女儿高中同学的妈妈，动作娴熟，将一木铲糯米饭铺在潮湿的老白布上，热气滋滋，她的另一只手迅疾拿起半根油条，捏弄几下，又从碗钵里挑出一匙子腌白菜、豇豆、黄瓜片，撒一二十粒炸黄豆，又用筷子撩起一块金黄油亮的鸡蛋饼，她是要特别照顾一个熟人的口味。然后一秒不停拢起老白布，两头捏紧，松开一头呼呼旋转，糯米饭就被紧裹成漂亮的粽子形，里面是油条腌菜蛋饼黄豆馅，软硬交加。我吃得酸辣交加，“咯嘣咯嘣”，不小心一粒美味炸黄豆卡着了某颗破牙，毫无征兆，牙疼来袭，“嗦嗦”“嗦嗦”。那粒令人心悸的破碎黄豆被我一口吐

别枝败叶漫纷飞，冷露凄风生趣微。
岁晚寒蛩鸣欲断，孤飞雁唳一声悲。

日子一下子回到了二十三年前那个淫雨霏霏的寒露时节。那年，我高考落榜到异地补习，本也不算远，但因为是两个盟市，感觉就远了很多。

彼时我邂逅了人生中第一段情感。那个在阴雨中突然走来的少年，就像乌云散后的一缕阳光，将所有阴霾驱散。人生最幸运的事莫过于，喜欢你的人恰好你也喜欢。当他以开玩笑的形式作为我们相识的开场后，我知道这个人是我心所想。

即便，就那人群中多看一眼，足以相见恨晚，但我却并没有任何表示。幸好，他没有放弃，每晚自习后，透过窗户，总能看到他等在前面教室的墙下。

露气寒冷，我多想飞奔出教室，牵起他的手，逃离这牢笼一样的校园。可我不敢，那些根深蒂固的思想，女孩的矜持一直束缚着我。又是一个雨后的夜，回宿舍的途中，他喊我，再没有任何理由拒绝，我们一起走在操场的石子跑道上。于是，落入雨后的黄叶有了那个时节独特的芬芳，如柠檬的清新，又如百合的馥香，人生之初见是那般美好。

我们之间朦胧的情谊此时已明朗无比。如这节气一般，寒露后再也没有落下来。我们没有轰轰烈烈，只有温柔以待。学习才是重中之重，我们相约每个周六一起出去散步，是对一周紧张学习的缓解，更为解一周相思。那时候的爱情总是那样的简单，我们有聊不完的话题，而有时候只是相互补课，就已经足够让整个秋天都是香甜的。

巴盟是农业大盟，寒露时节正是秋收最忙时候，农人正趁晴天抢收成熟作物，成熟一块，抢收一块，并及时脱粒、翻晒。

剧团巷(一)

出,世界豁然变得恐怖缺乏安全感。

闹哄哄的巷中,多数食客陷于半沉醉,既贪婪,又惬意。吃面的滋啦,面条从喉管里哧溜而下,并无半点迟疑。一个青杏般的七八岁小女孩,在咬牙对付一块熟过头的坚硬牛排,其难度等于二年级解答“鸡兔同笼”。牛排和她的姿势一样怪异,不屈不挠,彼此较劲。几番生拉硬扯,牛排终于剔尽,只剩孤零零的排骨傲立盘中,小女孩像完成一件重大任务,邀功请赏:“妈妈,汤。”她略显肥胖的妈妈忙不迭端过一碗半凉的海带汤。“咕噜噜”,风卷残云,她以超快的速度喝完。然后背起鼓囊囊的书包,蹦跳,出巷口,对面就是试验小学。

许多年，剧团巷里穿过的风声，迅疾、游动、浑浊，却只有间歇，没有消减。所有的摊案油腻腻黑乎乎，只卖纯种却又全国普及的所谓岳西厨艺：面条、稀饭、大馍、油条，阵阵油烟飞升。偶尔能见到苍发老头，几声咳嗽，使身体的姿势越来越往下俯着，似乎呼吸很难接上。

现在我从南巷口依次逡巡,如大王巡山:江老大兰州牛肉拉面馆、湖南米线、牛肉粉丝煲、重庆酸辣粉、曾师傅秘制凉皮凉面、棒棒鸡餐饮店、盖浇饭。因为这些厨艺来自异乡,它们落

寒 露

走到乡间到处都是秋收的忙碌。他父母年岁已高，他便回家忙帮收秋。这是唯一一个没有一起出去的周六，我看着窗外空空的墙面，再也无心学习，不知道他去了哪里？总想着或许下一秒他就站在那里向我挥手。

寒露再见他时已是另外一个周末了，他拿出一个饭盒来：“我妈包的饺子，给你带的。”满眼温柔。“我回去收秋了，那天走得急没来得及告诉你。”所有的怨一瞬就融了，“走，我们去看场电影。”他笑着说。他知道我喜欢看情感电影，我们选择了《天涯歌女》。

他骑了一辆自行车载着我，夕阳下，他浓密的头发闪着柔和的光，我轻轻揽着他的腰，走在坑洼的街道上，他总能想出一万个笑话来，我在后座上笑得险些掉下去，身后是我们长长的影子。

那是我和他唯一看过的一场电影，那盒饺子也是我这一生吃过的最美味的饺子，像馅儿里裹着蜜一般，我确定那就是爱情的滋味。

后来我们都考上了大学，阴差阳错我们成了异地。1997年的暑假，我正在期末考试，同学告知有人找我。他突然就站在了教学楼的外面，带着满身的阳光走近我，那时的他怎么那么好看，只是一件寻常的白半袖，可穿到他的身上就感觉无比显好，他还是那样，总是面带笑容，像这个世界上没有能愁到他的事儿一样，感染着你跟着轻松。

像我们高中时候一样，他帮我补了逻辑课，他那聪明的脑瓜里到底有多少智慧，到今天终于得到验证，如

拓不羈，浪蕩江湖，仿佛一班孤独的散修。而胡大炒貨、儲記炒貨、糖炒板栗、花生、核桃等系列及牛雜火鍋、高朋酒館，虽然是本土勢力，却并未对异乡生意人予以歧视和羞辱。所有的店铺一色的仿古红顶，不约而同采用电脑打出的黑字招牌。它们来自山南水北，各有地盘，比邻而居，如华山论剑，吵嚷不息，招徕食客。

在胡大炒货我买过板栗若干次。年轻女店主的板栗确实味美，唇齿之间，腻滑如蛋羹。如果凑巧，板栗刚从炒锅里出来，热腾，香气扑鼻。炒板栗的或是她兄弟，或是她男人，或叫胡大？未曾问得。多食板栗伤胃，但那种奥热潮湿的香气，有种迷魂的诱惑总让人欲罢不能。

很快我徘徊到了安庆何老三馄饨店。对这种轻薄到半透明的玩意,我虽无恶意,亦无好感。偶尔在何老三馄饨店门前,看见骨牌凳上安一只洋瓷盆,两个中年妇女坐在冰柜旁,十指快速拈起一块薄皮,用筷子挑起若干葱姜蒜合成的肉馅,再用指肚轻轻一挤,薄皮便将肉馅包进去,暗藏机锋,大功告成。

一大堆老人小孩坐在拥挤的店面里对付馄饨,还有一些妇女和男子在排队等待打包。受不住诱惑,我走进店里,捞起一只刚下出来的鲜热馄饨,忽然感觉表皮似乎都有妈妈指头上的芳香。想起多年前,妈妈煮下的一只只热气腾腾的厚皮饺子,在昏黄的电灯光下,吃到嘴里,仿佛有了无穷的意蕴。又仿佛是我再次接近少年美好的人生。

今,他拥有自己的公司,在富豪的道路上奋斗着。他说寒假还会来。于是我从那年的寒露时节就盼着寒假的到来,可盼来的却是一生都难以消融的雪。我在足有一尺雪的校园大门口等着他,盼着他像暑假时一样突然出现在门口,带着他的招牌笑容,他一来就会带来阳光和温暖。

他没有回来，我们的缘分终如浮花浪蕊过尽，所剩的只是几茎枝丫，几片枯叶。他终究没有耐得住东北冷寒的孤寂，没有逃过东北女孩如火的热情，与我这个不识人间烟火的保守女孩相比，她大概要有趣许多吧！我终于败给了距离。再见时，十年已过，他已经开始自己经营公司，头发稀疏，还戴了眼镜。和一直留在我印象中的阳光男孩相差甚远，他已经成了一个中年男人。

他在昨日重现的酒吧点了两杯初恋果果。可昨日不会重现，初恋不是饮品。像每对男女许多年以后见面的开场白一样，“过得怎么样？”十年了，过得好与不好一句话无法说清。我们必须接受情缘就那样被消磨了，属于我们的只有过去。十年前，我们可以在破旧的清真街上步行二十公里，十年过去，这里已经是一条民族文化浓郁的景观街了，可我们再也没有步行二十公里的理由。

今年的寒露天气还算好，心绪宁静，似那些半开半谢的菊花，来也从容，去也从容。可这样特殊的日子我还是不由自主想起他来，“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”或许我们只是漫不经心地错过，我的遗憾或许也是他的遗憾。如今，我的少年郎早已随秋风消失于茫茫人海中，但愿来生爱上一个等候已久的人，拥有彼此，不离不弃，愿意一生为他装饰，直到暮颜白发，仍低语相问：画眉深浅入时无？